

同名电视剧
即将登陆央视
张纪中监制



“武林盟主”张纪中导演
“弃武从文”的转型之作



张纪中 胡明凯导演
携手合作的严肃正剧！

菊花醉

下册

古越 羽萱◎著

既是一代茶商兴衰史，也是茶道、商道和人道的展示，
更是国运、茶运和人的命运的某种揭示。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菊花醉

下册

古越羽萱◎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第九章

一

胡英回到阿萨姆时，已经是事件发生的第五天了。

楚儿一听见他的马车响，就从楼里飞奔出来，扑到他的怀里痛哭。胡英措手不及，差一点倒在车下，又不能生硬地推开，就用手抚着她的头发，柔声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。出了啥子事？是不是阿洛他们让你受委屈喽？”

几年来，胡英穿梭于印度各地，与各国的茶叶商打交道，使他的变化很大。首先是外形上，他的辫子剪掉了。脸色被热带的阳光晒成了黑色，嘴唇上方也学着英国人留起了短髭，头发开始还是齐耳长的，后来也就剃短了，每日里用梳子梳成偏分，发油抹一抹，纹丝不乱地贴在脑壳上，十分精神。他是一个喜欢新鲜玩意的年轻人，中国的长袍马褂是不穿了，也不好买。他特别托邮轮上的朋友在伦敦为他购买了几套服装，从夏服到冬装，应有尽有。

菊花醉

第一次穿起花呢洋服，系上那条绣花领带，脚上一双新皮鞋，胡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镜子里现出的是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。

楚儿伺候他穿起以后，也是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过了许久，眼里涌出了泪花，喃喃地道：“少爷，你穿这一身衣裳回家，就没有人认得出你喽。”

胡英正在自我欣赏，听得楚儿如此说，忽然觉得很丧气，没有心情了。他把衣扣解开，领带扯了下来，扔在床上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穿啥子鬼子装哟。古人云‘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’我们的合同今年就要期满了，却又哪儿有乡可回？”

说着，坐在椅子上伤感起来。

楚儿走过去，把领带捡起了，重又与他打上，款款地说：“少爷，不能回就不回了。哪里的黄土不埋人？”

胡英像一个顺从的孩子，听任她摆布，嘴里却叹道：“话是如此说，但梁园虽好，终不是久恋之家呀。我一家的冤屈，至今却连仇人也不知道。为臣民而不忠，为人子而不孝，我……我该如何办才好？”

楚儿无言，默默地靠近了他，怯怯地伸出手，在他那乌黑的头发上摩挲着。

胡英握住了楚儿的手，轻声地说：“楚儿，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是个好女娃儿。可是，我……我真的无法对你允诺啥子。”

楚儿的泪水滴在了胡英的手上，她颤声道：“少爷，你不用再说。我清楚，我啥子都清楚。你是放不下花小姐，你是个重情义的男人。我从小命苦，能够遇见你，就满足了。现在又跟着你到了印度，也没有受罪，多少女孩子修八辈子未必有这样的福分。只要能跟着你，伺候你，我就知足，就高兴。哪怕你穷得讨饭吃，我也不让你叫门。你只要帮我打狗就是了。”

胡英被她说得动了情，悲喜交加，也流下泪来。他把楚儿搂在了怀里，用手为她擦拭了泪水，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娃儿，好狠的心哪。让我去被狗咬，你倒去做好人？”

楚儿被他搂住，嗅着他那男人的气味，身心都瘫软了。听他如此说，也破涕为笑，说：“那就让你去讨饭，我去打狗好了。”



胡英松开了她，为她整了整弄乱的头发，说：“为啥子总说要饭？这一辈子活着，我不会让你要饭的。不过，你总不能跟我一辈子呀？等闲下来，我给你找个小女婿好不好？阿洛咋样？”

楚儿羞得满面通红，一扭身，装出生气的样子说：“我不要。要找你自己去找。你要是硬塞给我，那我就把他杀了，然后自己去死。”

胡英见她说得吓人，不敢再说下去，就道：“好吧，不找就不找，让你做个老丫头。看你着不着急。”

楚儿撅着嘴说：“我不管。反正只要看着你，我就不着急。”

眼下胡英见楚儿哭得厉害，不知出了啥子事情，连声急问。

楚儿这才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，并特别地把麦金农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说他不是个好人。本来答应她和阿桂去镇上说情的，却骗了她们跑了。

胡英奇怪地说：“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他，他咋没有跟我提起此事？”

楚儿骂道：“他急急忙忙地要去接他的啥子鬼老婆，哪里还把我们的事放在心上？他脑壳秃顶疤痢的，能讨啥子好堂客？说不定掉在海里淹死喽。”

胡英喝道：“不许胡说！楚儿，你给我记住喽，做人不兴这个样子的。这种话，是小人才说得出的。”

楚儿本来还想还嘴，但见胡英脸色铁青，知道他是真生气了，就小声地说：“晓得喽。”

胡英见她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心就软了，放缓了语气说：“麦先生这样子做，必是有他的道理。等他回来，我再找他问个明白好了。以后再不准说这样子诅咒人的话，好不好？”

楚儿说：“要得。”

胡英让楚儿把阿桂找来，要问他清楚。

阿桂早就听见了胡英的声音，因为害怕，躲在楼上不敢下来。楚儿叫他时，他正六神无主地蹲在床前，浑身发抖。

楚儿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敢作敢当。冇得事要胆小，有了事要胆大。没见你这个样子的，冇得事时胆大得敢打老虎。出了事呢？就吓得

菊花醉

屎包一个。哪个女娃儿瞧得起呦。”

阿桂被她一激，站起身来，不抖了。他把脖子一梗，说：“哪个怕来？我是后悔的，那天夜里就不该蹲在草丛里不出来。有啥子好怕的？脑壳掉了碗大的疤吵！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”

楚儿道：“好喽，再莫要说大话。你不怕，就去对少爷讲起。”

阿桂一边下楼，一边偷偷地问：“少爷会不会打我？”

楚儿暗笑，说：“你就把脑壳挺起，等着挨鞭子吵。”

胡英脸色平静，问了阿桂当晚的情形，半天没说话。阿桂心里发虚，两腿在那儿有点儿站不住。

胡英站起身来，朝门外边走，说道：“阿桂，跟我到镇上去。”

阿桂意料不到地轻松了，响亮地答应一声，抢在前面去套马车。

楚儿着急地在后面说：“少爷，他不能去。英国人来找他好几回了，我一直让他躲着。”

胡英一听，说：“我倒忘了。那你就在家吧。”

镇子上，邮政局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寄信。这一段正是采摘新茶的日子，当地的农民几乎全部都被招聘到茶园里帮忙。而牧民与吉普赛人一向又是很少与邮政局打交道的。

米兰达一个人在柜台后面低头在写着什么，胡英走进来，轻声道：“请问，拉里先生在吗？”

他用的是印地语，因此米兰达没有马上抬头，仍旧在写着，嘴里回答道：“不在。”

胡英又问：“他到哪里去了？啥时才回来？”

米兰达听得声音有点异样，抬头一看，见是胡英，惊喜得站起身来，把桌上的墨水瓶都打翻了，那张纸也洒了一片。她顾不得收拾，就急着说：“胡，你终于回来啦。快去救救阿洛，他就要死了。”

胡英伸手按了按，说：“我就是为这个来的。米兰达，我都听阿桂说了，是你帮助他们。我谢谢你。”

米兰达的眼睛湿润了，长长的睫毛忽闪着，说道：“我做得不好。我不应该让他们跑的，那样他们就抓不住了。”



“不，米兰达，你做得很好。你不必自责。我来是想与拉里先生商量一下，看如何解决此事。”胡英安慰着米兰达。

米兰达说：“我爸爸被英国人找去了，说让他参加陪审团。”

“陪审团？什么陪审团？”胡英不明白。

米兰达说：“就是阿洛的案子。他们说他是袭击英国军队，要杀他的。”

胡英一听，有点着急，说：“那就由他们说了算？”

米兰达说：“他们英国人做事，总是会把强盗的嘴脸遮盖起来。明明是上尉欺负人，先调戏我，又动手打阿洛的，却又要成立什么军事法庭，审判他。”

胡英沉思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样也好，至少他们还没有强行就把人杀死了，还要掩人耳目。既然要打官司，那就要许可我们说理。”

正说着，拉里先生回来了。他一见胡英，就连连摇头，说：“有麻烦了，胡。他们刚才开庭，已经把阿洛判了死刑。”

胡英大惊失色，急忙问道：“他们凭什么判阿洛死刑？阿洛是无辜的。是上尉先调戏米兰达，又动手打人的。”

“没有证人，”拉里先生叹了口气，说，“阿洛没有证人。没有证人证明是上尉先动的手。而上尉却能找到一群人证明是阿洛袭击了他。”

米兰达气愤地说：“强盗。无耻。我出面作证，他们为什么不采纳？”

拉里先生说：“你是女的。我亲爱的女儿。因为你是女的，所以你不能作证。而且，我是政府的公职人员，按有关法律也不允许你出面为中国人作证。”

米兰达说：“让英国人的法律见鬼去吧！我们都是被奴役者，他们驻扎在我们的土地上，喝着我们的水，吃着我们的米，却不准我们干这干那，这是什么逻辑？”

拉里先生无奈地说：“狼要吃小羊，总会找到理由。狐狸要吃鸡，总会找到借口。胡，你还是找总督先生想想办法吧。再晚就来不及啦。”

胡英反倒冷静下来，问：“他们准备啥时间开庭？”

拉里先生说：“今天是二审，还要给你们一次上诉的时间，大概两三天

菊花醉

吧。那时会开庭再审，也是终审。他们说，军事法庭，与民事法庭是不一样的。”

米兰达说：“不一样还要组成陪审团？难道你们都是哑巴？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？”

拉里先生两手一摊，花白的胡须抖动着，说：“陪审团就我与镇长先生是平民，其余都是龙骑兵。我们只是做做样子，哪里有发言的机会？”

胡英说：“拉里先生，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，是陌生的。既然他们要审判，我们就要适应。现在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去做才能有希望？”

拉里先生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你首先应该写一份上诉状，递交给法庭。另外你要赶快找证人，这是很关键的。只要有人能够证明阿洛是无辜的，即使军队要强行杀人，也会顾及舆论的。还有你要找些新闻记者，让消息传出去。最后你要去找总督，他不是喝过你的茶吗？你是中国的专家，他会对你另眼相看的。”

米兰达插嘴道：“我认为最后一条最重要，其他的都不起作用。他们要是想杀人，只有总督能够阻拦。”

胡英也说：“我想米兰达说得对。”

他告辞出来，就准备回茶园。米兰达跟出来，对他说：“胡，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。如果你想找证人，詹姆斯就可以作证。不过……”她没说完就停住了了。

胡英问：“米兰达，如果为难就不用说了。我谢谢你。”

米兰达带着羞愧的样子说：“詹姆斯他，他很担心。还没有完全想好，不过我会让他作证的。”

胡英怔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我也很理解詹姆斯的心情，他很爱你是吗？”

米兰达深情地望着胡英，眼里流出了泪水，没有说话，而是抿起嘴唇点了点头。

胡英看着米兰达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米兰达，你的心情我都清楚，也听拉里先生对我说起过。你是个好女孩，有些事情是要有理由才可以去做。”

米兰达突然说：“爱是不需要理由的。”说着，匆匆地回屋去了。

胡英一路上心情不安，催促车夫快马加鞭。从镇上到茶园，平时要半个时辰，他只用了一支烟的工夫就赶了回来。几匹马跑得汗流浹背，直冒白沫。

刚刚回到茶园，就见麦金农与矮胖子沃森特正从马车上下来。跟着下来的，还有一个小女孩，八九岁的样子，一头金发。

矮胖子沃森特一见胡英，没等马车停稳，就过来拥抱他。一边大声地说：“我亲爱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虽然合约期满，但我不会放你走的。我们正有一个伟大的计划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。”

胡英心中有事，顾不得与他寒暄，匆匆拥抱了一下，就对麦金农说：“麦，你的妻子呢？我有事要与你谈，现在可以吗？”

麦金农听到胡英的话，没有回答，眼里却涌出了大滴的眼泪。金发女孩也胆怯地依偎在他身边。

胡英惊奇地问：“麦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能告诉我吗？”

矮胖子沃森特的嗓门低了下来，说：“不用问了，胡。他的妻子死了。”

胡英像被针刺了一下，不相信地问：“这是真的吗？麦？”

麦金农把金发女孩搂在怀里，悲伤地说：“菲丽丝她，她都是为了我。在海上，她难产……马克斯告诉我，她临终前都在呼喊我的名字。”

麦金农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胡英第一次见这个坚强的英国人这么伤心。心里明白，当你最亲近的人离开你时，那种悲伤痛苦是无论哪国人都是一样的。他本来是要质问一下他的，结果啥也没说，只是拍了拍麦金农的肩膀。

当天晚上，胡英对矮胖子沃森特说了阿洛的事。矮胖子沃森特立即就说：“这是一件小事情，我现在就去找上尉先生。他喝过我太多的红茶，这点面子是一定会给的。”

胡英劝他明天再去，他说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明天去？今天晚上知道的事情就今天晚上去解决。”

他不顾胡英的劝阻，吩咐车夫套上马车就走了。

麦金农经过调整，已经恢复了平静。就过来与胡英说了那天晚上的事情，道了歉，说当时是没把此事放在心上，而且第二天一早就去加尔各

菊花醉

答了。他没想到不但没接来菲丽丝，反而把阿洛的事也耽搁了。他一个劲地说：“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。我违背了对楚儿的承诺，他就把我的菲丽丝收走了。”

胡英听了他的话，忽然想起了楚儿对麦金农的诅咒，心里竟然生了一股寒意。他打断麦金农的话说：“麦，不许你再这样说。你没有错。”

矮胖子沃森特很快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，他见了胡英，嘴里骂道：“蠢猪！绝对是蠢猪的行为！他们怎么能这样干？阿洛还是一个孩子！”

胡英知道事情复杂了，心中焦虑，就要车夫套车，连夜赶往加尔各答，去找达尔豪西侯爵。沃森特说：“夜色这么黑，一路上强盗太多，不安全。再说了，我还有一个计划要给你说。”

胡英说：“刀山火海也要走一趟，阿洛命在旦夕。你的计划，等以后再说吧。”

沃森特拦住他说：“如果只是为了要找总督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胡英着急地问。

“因为宣判阿洛死刑的事情总督大人是知道的，但他没有制止。”沃森特吞吞吐吐地说，“我怕你伤心，本来不想告诉你的。”

胡英惊呆了。

他根本就没有想到，和蔼可亲的总督大人会同意这样一种荒唐的审判。

沃森特见他发愣，说：“胡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有些话我才告诉你。关于你，总督不但要我们伍斯特兄弟公司把你解雇，而且已经准备把你遣送回中国。他知道你是被清朝的皇帝通缉的犯人，要把你交给清朝的皇帝。”

胡英说：“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沃森特说：“没有为什么，胡，有些事情不要问为什么。都是为了利益，知道吗？总督对我们也有意见，他认为还没有从阿萨姆茶园里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利益。他甚至想要别的公司到阿萨姆接管茶园的经营。”

胡英觉得很累，问：“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如何对待我们？”

“我们的意见当然与他们不一样。”沃森特说，“这就是我急着来找你的目的。”



“你就说吧。”胡英冷冷地道。

沃森特说：“中国的新疆，知道吗？”

胡英点点头。

“新疆的喀什噶尔官员，派人到印度来，要求与英国建立贸易关系。总督大人已经请示了女王陛下，得到了批准，正在组织一个代表团到新疆去。我们的条件是，可以让出一半的茶园，但与新疆的贸易，要由伍斯特兄弟公司全权负责。总督同意了我们的意见。”

“那你们要我帮什么呢？”

“很重要。与中国人打交道，你比我们要起作用。我们将在新疆建立办事处，成立商行，不但要把新疆的土产运出来，更要把英国的产品运进去。主要是阿萨姆的茶叶，要卖到中国去，从新疆开始，再往内地发展。要让中国人尝尝，英国人种植的茶叶是什么味道。当然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胡，中国的官员不用你，他们要后悔的。”沃森特说得激动了，嘴里冒出白沫。

胡英说：“你们用我，总督能同意吗？”

沃森特起身去桌子里，拿出一个本本，晃了晃，得意地扔给了胡英，说：“我们已经预料到了。所以，我们为你想好了办法。瞧，威廉·胡恩先生，苏格兰人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是你的新名字和护照。只要你同意，很快，在总督逮捕你的命令下达之前，你就会神秘地消失。顺利地横穿印度，从克什米尔翻越喀喇昆仑山之后，你就在那儿等着我们代表团。再以后，你就是英国伍斯特兄弟公司驻中国新疆的全权代表了。”沃森特得意地说。

胡英翻了翻那本护照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”

沃森特说：“为了利益。我们共同的利益。你也可以理解为友情。亲爱的胡，你是一个人才，是一座宝库。当然，这要看对谁来说了。”

胡英盯着沃森特的秃顶，好长时间没有说话。沃森特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问：“怎么样？胡，这是你的机会，你还犹豫什么？”

胡英的脸色严峻地像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峰，寒气扑人。

菊花醉

他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，银色的月亮高挂在那加山脉的上空。近处的茶园里一片清辉泻地，菩提树的叶子在月色里闪着静穆的暗影。这些茶园，这儿的一草一木，都有胡英的心血和汗水。他已经对这块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产生了深深的感情。突然要离开她，心里还有点舍不得。胡英心潮激荡，感慨万千。命运总是与他过不去，让他不能享受劳动的成果与片刻的安宁。

但回到祖国，也是他日思夜想的一个梦。因为被通缉，他只能作客死他乡的打算，但没想到又一个危险来临。现在有了一个使他重见祖国大好河山的机会，可是他却失去了姓名，成了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木偶。

不接受沃森特的安排，会怎么样呢？

胡英清楚自己无路可逃。

他忽然醒悟到，这几年在印度，风风光光地被英国人赞颂着，其实一切都是假象。自己只是他们的一个赚钱工具，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把他当作真正的人来看。

想到这里，胡英觉得心在滴血，在被一把尖利而微笑的刀子在剜动着。他的眼前又闪现出在中国内地时看到的一副对联：

我都是黄帝子孙，俯仰乾坤，何堪回首，
你看那白人种族，纵横宇宙，能不惊心？

站立窗前，他隐隐地听到了河岸边吉普赛人忧伤的歌声。那是一群没有财产却拥有大地的人，正像他的诗人朋友所说，他们生于土地，死于土地。那一种忧伤像一柄利剑，突然刺中了他的心脏，使他浑身痉挛，不能自己。

沃森特见他抖个不停，急忙问道：“胡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啦？”

胡英双拳紧握，眼睛里却闪动着平和的目光，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出来。于是，他转过身来，微笑着对沃森特说：“我们成交了，亲爱的沃森特。”



沃森特高兴了，咧开大嘴巴，说：“我知道会如此的。胡，你不会放过的。”

胡英也说：“是的，我想也是这样。不过且慢，尊敬的沃森特，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请求。”

二

出肃州城北门六十里，就是嘉峪关。

驿道沿着一条干涸的河滩而行。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，碎石沙砾遍布，大如牛卵，小似幼儿之拳。车行其上，颠簸不能忍受。

路边少人烟，无树木。有风吹起，兀自就地直立，打起旋儿来。开始时是一小股儿，渐渐地就大起来，夹裹了一些沙尘碎石粒，像一根灰黄的柱子，在戈壁滩上游走。

终于成了气候，变成了通天彻地的龙卷风，仍是一根大柱，在广阔无垠的黑色大戈壁上，威武着横行霸道。晃动的骡车与踏步般的骆驼，惊恐地看着那旋风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最后把太阳遮住了。

吴孝增一家人，艰难地跋涉在漫长的丝绸之道上，已经将近一个月了。

昨天在肃州，稍事休整了一下。依花郁青的主意，就在肃州好好地待上十天半个月的。自从过了甘州以后，日夜赶路，人马已十分疲惫。花郁青生长在南方，哪里领教过西北的粗风狂沙。在兰州，毕竟是有山河滋养，与内地只是干燥的区别而已。她从未受过如此的苦楚，加上身怀六甲，呕吐不止，真是死的心都有。

肃州是甘肃河西走廊的最后一站，西北通衢，是当时非常繁华的商业重镇。不但内地山西、陕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北京、天津的商人云集此处，就连中亚各国以及波斯、俄罗斯的商人，也不远万里来到这儿，坐地经商。有的已经是几代人长住于此，通婚联姻，于当地人完全融合了。

经过一路的荒凉，眼见肃州街衢辐辏，人烟密集，五行八作，兴盛繁荣。花郁青不愿意立即赶路，那是所有初入西北的旅人都有的心理。

菊花醉

吴孝增已经往返数次，清楚她的意思。不过，这一次，他没有听从。他说：“出了嘉峪关，两眼泪不干。出了玉门关，行人肠断完。过了星星峡，打死再也不离开家。到新疆还远着哩，不敢停下来。一停下来，保险你就不愿意再走了。”

花郁青说：“这是谁的诗？我咋个没听说过？我只念过‘劝君更进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’。”

吴孝增说：“啥子诗哟，是我自己编的。”

花郁青无奈，只有忍受着颠簸，继续赶路。细妹一路上也很难受，却不敢言声，只是默默地伺候两人。自从吴继方丢失以后，她的心里比主人还难过。因为继方是他一手带大的，那感情甚至超过了母子。

过了丁家坝，路边有干打垒筑起的土屋数座，住着几户人家。吴孝增命家人伙计在此打尖，歇息了一阵。

为了安全，吴孝增除去茶庄的伙计二三十人之外，还从兰州“镇西镖局”雇了三个镖师。他与花郁青坐了一辆骡车，细妹自己坐了一辆骡车，那本来是为吴继方准备的。另外，账房及副柜等高级职员分别骑了马。所有的茶叶与行李用具，都用骆驼驮了，足有一百多匹，因此行得很慢。

吴孝增与花郁青等众人正在土屋前的茶棚下喝水，忽然听见一阵马蹄声急，接着就见从肃州方向驰来两匹快马。三位镖师立时紧张起来，把茶碗放下，手持刀剑，以备不测。

尚未等众人回过神来，那两骑马已经从土屋前一闪而过。马上骑手一袭黑衣，头缠红巾，脸蒙眼罩。马蹄扬起的灰尘卷进了茶棚，把土台上的茶水都弄脏了。有伙计连声啐吐，冲着马上人大声骂道：“爷老子死了，报丧去哪？”

三位镖师正要制止，忽然见一骑马掉转头来，回奔了几步。马上人略一扬手，只见一团东西似流星闪电，射进伙计的口中。那骑手一兜马头，追赶着同伴，绝尘而去了。

这一切都在瞬息之间，让人来不及反应。那个骑手能在骏马狂奔之时，平地连连兜转，并发物射人，准确无误，可见不是一般的商贾行人。

甘凉道中，自古就是侠客强人绿林大盗的世界。江湖险恶，但也是恩



怨分明。一般的行旅之人，也能平安无事。

众人急忙看那多嘴的伙计之时，见他腮部已肿起老高，嘴巴张开却合不拢，呜咽着不能说话，分明十分痛苦的样子。一位镖师上前，从腿上的靴筒里抽出一把小巧的匕首，帮他把嘴里的东西拨了出来。大家向前围看，却原来是一团马粪。黑黄油亮，像一个窝头，热乎乎地还冒着气，里面夹杂着几颗未消化的黄豆粒。

细妹一见，“扑哧”地笑出声来，连忙用手掩住，走到花郁青背后去了。

花郁青怕戈壁上的风沙侵人，伤了皮肤，早把一袭丝巾裹住了头脸，也是防止众人观看的意思。她见了此番动静，也是忍俊不禁，却不能出声而笑。

那位镖师对伙计说：“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这个道上，你也敢骂人？这是看你无知，手下留了情。不然的话，你的嘴巴就打后面吃饭了。”说着，让人拿出一块冰糖与他含了。

伙计吓得浑身发抖，捂着嘴蹲在那儿流泪。

吴孝增对众人说：“从此往前，一直到新疆，更是荒凉险恶。一路上都把嘴巴给我闭紧了，把眼睛当成瞎子。就是有人给你塞红烧猪蹄，让你看光屁股女人，你们都不许流口水，眨眼毛。都听见没得？”

众人齐声答：“听到了。”

吴孝增结算了茶钱，命令出发。大家纷纷出了棚子，继续赶路。

正当众人被干燥的阳光与灼人的戈壁风吹得昏昏沉沉的时候，有人大声喊：“看，嘉峪关到了。”

所有的人都精神一振，扬起了脖子。连拉车的骡子与驮物的骆驼，好像也有了感应，知道快要到达宿营地了，加快了蹄步。

花郁青从迷睡中醒来，只见山坡之上，堆起一座城池。堞楼飞檐，城墙留豁，与山色相近。城外面是一片房屋，有一些衣物搭晾在外边。虽然少了树木，但却有开垦的农田。面积不大，也充满了农家的生机与气息。一群娃娃与几只狗在追逐一只野兔，大呼小叫，喧闹不已。看到这情景，花郁青思想起继方儿，心里疼痛，眼中复又落了泪。

一路荒无人烟，突见这生机盎然，大家来了精神，扬鞭催马，大声吆

菊花醉

驼。不一时，车队驶近城门。守城营哨验看了路引，放行入城。

嘉峪关曾在中俄条约中辟为通关商埠，但所有的贸易往来，其实是在肃州。因为嘉峪关虽有两城，规模却很小。内城仅有兵勇长官的衙署，外城也只二三百户人家，开了十几家店铺。城外倒有千余户人家，开了不少的货栈商行，多是小本经营。大多是供从肃州出来的客商补充些货物，却能偷逃点厘税。

嘉峪关离兰州一千五百二十里路，关北有嘉峪山，关名也因此而取。关南面有祁连山，关北有黑山，万里长城从东面逶迤而来，至此而止，形势险要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北方的游牧部落南下的通道要孔。清朝开国以来，新疆重归版图，嘉峪关的战略地位有所减弱，但仍是内地通往新疆的重要关卡。

嘉峪关有驻防官兵四百人，最高首长的官衔为游击。加上家属，也有上千人在此地生活。

吴孝增一行在城里最大的“悦来客栈”住下，安排家人伙计驮夫已毕。自己去后院上房里洗了脸，漱了口，与花郁青说了些事情，就喊小厮拿了名帖，要去拜访游击。

正要出门，见家人来报，说是况游击与刘管带来谒。吴孝增吃了一惊，自己素未与此地的官员有来往，他们是如何知道自己的？赶紧出门来到前面，见一位武官打扮的人迎上前来施礼。吴孝增急忙还礼。况游击说：“适才听得守城军士报说，‘乾茂升’的吴老板从敝处经过，故此与刘管带前来拜谒。”

吴孝增笑道：“我只是一个生意人，怎么敢劳动二位将军的大驾。快快请屋里坐。”

况游击说：“吴老板，您这是太客气了。你与左大人和文藩台的关系，哪个不知，谁人不晓？再说了，生意人是眼下最吃香的人。几年来，内地战乱不断，朝廷自顾不暇，东南几个省的协饷拖欠不付，你们这些富翁也都不来西北经商了。不要说老百姓，就连俺们当兵的吃盐买菜的银子也一年发不了三个月的。俺们就盼着你们来呀。你们一来，就说明国家又太平了，俺们的饷银也有了着落。老婆孩子不至于忍饥挨饿，兵勇的士气



也才能保障啊。”

刘管带说：“也不知那些怂是怎么想的，没事吃饱了撑的，造什么反呢？有那劲头，让他们来这沙漠戈壁住几年试试？保管他对国家是咋回事就清楚了。”

况游击说：“算了，俺们也别给吴老板诉苦了，他又不是来给俺们发银子的。吴老板，你是俺们的客人。走，到衙门里谝一谝闲喘，白活白活。俺们略备了点薄酒，就算为你接风洗尘吧。”

吴孝增一愣：“白活？啥子白活？”

刘管带笑了，说：“况老哥的话你听不懂是不？他也算南方人呢，山东的。白活就是瞎球说。”

况游击说：“俺们是要枪弄刀的粗人，不会说你们读书人的细话。像啥子‘烽火城西百尺楼，黄昏独上海风秋。更吹羌笛关山月，无那金闺万里愁。’俺的意思就是说说闲话。”

吴孝增大为惊奇，问道：“听将军背诗这么熟练，还说是大老粗，谁相信？”

刘管带说：“况老哥不是凡人，他中过举人的。后来考不上状元，才当的兵。”

吴孝增一摆手，说：“既然如此说，二位将军就不要见外。你们要真的请我，请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况游击道：“请讲。”

吴孝增说：“既然你们如此看得起我吴某，这顿饭就由我来请。另外，我再送给二位将军与众位弟兄五百两银子和三百封砖茶，算是我们湖南商人对镇守边关的将士们一点心意。我这也是在替左大人办点小事。”

况游击与刘管带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抓住吴孝增的手说：“俺们全营的弟兄和老婆孩子都谢你了。你告诉左大人，再苦再累，俺们也不当孬种，不做逃兵。”

吴孝增也被自己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一激动说的几句话，竟然能让杀人不见血的当兵人流泪，他自己也被自己感动哭了。他第一次觉得哭也有很爽快的感觉。